徐梵澄辞章观念里的智性与诗性

孙　郁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受鲁迅影响,徐梵澄在翻译实践与古典学研究中,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辞章理念。特别注意文章的智性与诗意,发现了古人写作的诸多隐秘。尤其是对于儒家辞章美质的发掘,给他带来了母语写作的自信。被五四学人扬弃的遗产,得到了重新审视。在各种语体实践里,内敛的词语有开放的气象,将古希腊、古印度与古中国的简约之语、幽玄之语、繁复之语调试出新的格式。而在与近代诗人对话里,以超越新文化语境的方式,展示出新的诗学品格和理想。

关键词: 徐梵澄;鲁迅;古典学;辞章;诗学

中图分类号: I 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9)05-0122-09

一

徐梵澄从未称自己是文章家,对于辞章方面的论述只是点点滴滴。不过,作为学者与翻译家,他在文章领域对学界的贡献,在今天已经日趋显现出来。就述学文体的丰富性而言,他可能是 20 世纪学人中最有特色的人物之一。徐氏受益于鲁迅那代人,却又走了与鲁迅不同的道路。从民国语文回溯到周、秦、汉的辞章里,又输入古希腊、古印度与德国近代哲学的元素,将诸种文明里的智性与诗性引入到自己的表达式中,贡献了别人没有的文本。

“通经”与“见道”,是一般古典学研究者的一种追求,也是学术思考中两个不同的侧面,但有时这二者是重叠在一起的。“通经”,便涉及语言文字的功底,“见道”则是智性化的表达。马一浮认为,“有六经之迹,有六经之本。六经之本是心性,六经之迹是文字,然六经文字亦全是心性的流露,不是臆造出来的”①。所以古典学的研究是思想与辞章同步的,思想的研究也是辞章的研究。许多的时候,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这里在深的层面其实纠葛着文章学的理念。从顾炎武到章太炎,在精神突围的过程,都在辞章里表现出超越前人的个性。这种传统,到了鲁迅那代人,一部分承传下来,一部分发生了路向的改变。

学术转型导致了辞章表达的变化,王国维、胡适、郭沫若等人的写作都与古人有了明显的区别。从文章到文学,是一种进化,最初的新文学作家,在文章与文学两个领域可以从容为之。一个现象表明,对于辞章有贡献的人几乎都有翻译经验。周氏兄弟的文风与胡适的文体,都有旧的文言文没有的气息,多种语体的混杂,开辟出了汉语的新路径。但从事旧学研究的人,没有很好注意到新文学家的辞章意义,文章与读者的隔膜显而易见。像熊十力、钱穆这样的学者,学问的气象固然高远,但对于汉语的表达的贡献有限。与这些人不同的是,徐梵澄具有对于母语挑战的思维,书写中很少见到民国新儒家的暮气和自闭性。内敛的词语又有着开放的气象,诸多句式的背后是一个不断打开的精神之门。这里自然有尼采、鲁迅的传统的延伸,在根本点上,回到了人类初始文学朗健的精神秩序里。

作为鲁迅的学生,他对于文章的敏感度不亚于一般的作家,懂得文章与文学的区别,又能二者

收稿日期: 2019-02-10

作者简介: 孙郁,男,辽宁大连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① 《马一浮集》,第三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58 页。

兼得。在与鲁迅最初的接触里,他喜欢做游戏文字,1930 年致鲁迅的诗歌,竟然是六朝的联句,那些奇崛之语在其笔下被置换出新意。在他眼里,鲁迅是语言大师,而对话中,不能没有辞章的互动。他从鲁迅的写作里就看出六朝与德国近代思想的意味,而这些,恰是他自己颇为欣赏的部分。

我们对比两人交往的历史可以发现,影响徐梵澄的是鲁迅早期思想,《摩罗诗力说》《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的语言深深传染给了他。中外古典文化的价值都被充分注意到。这些表述有几分周、秦、汉的意味,乃古风的流转,庄子、司马迁、王充等人的影子依稀可见。鲁迅在章太炎那里继承了辞章理念,从奴性话语中走出,进入自然、阳刚、自通天地的表达中。周、秦、汉、唐的明快之语得以彰显,刚健之儒的豪迈和六朝之语的玄奇相间,大有超人之气。在讨论古希伯来文献的价值时,鲁迅说:"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宗教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①这有对于古典文化的敬意,带出复古之风的遗绪,但更多的是自性的喷吐。在这种世界性的眼光里,被遮蔽的汉语言魅力,就被激活起来。徐梵澄晚年的语言,越发带有早期鲁迅的精神片段,又多了自创的韵致,风格直逼上古文脉。这恰是青年鲁迅曾追寻的审美之趣,其未完成的精神也被续写了。

不过后来鲁迅渐渐告别这类语体,倾向于白话文的表述,那些古老的辞章之影隐到了文本的背后。在翻译过程,不断打造白话文的表述维度,这与其文学家的选择有关。作为学者,徐梵澄乃是向后转,在鲁迅早期的逻辑点上溯到文化的源头,而表达工具的古典风格凸显,将鲁迅早期叙述方式进一步强化了。

在徐梵澄看来,卓异的思想与非凡的文体关系甚密,而辞章之美是暗含其间的。他晚年一再比较孔子与希腊先哲的思想,又在释迦牟尼和老子间发现关联性的元素。他将此看成古典重温,在收获了哲思的快慰的同时,也在语态的把握和文章的表述之中有了非同寻常的心得。

受到章太炎的影响,徐梵澄对于音韵训诂颇为看重。他研究先秦文献的时候,便吸收了章氏学术的重要思路。晚年所作《老子臆说》就借鉴了前人文字学的成果,自己又多特殊的创见。早在 1963 年,他在印度就写下《小学菁华》一书,对于汉语内在特点有着相当深入的认识。由汉字到词语,再到文章,这是学习古典文化的基本功夫。由章太炎到鲁迅,音韵训诂引发了辞章观念的变化,章太炎由此进入到史学的领域,鲁迅则于文学多有心得。徐梵澄属于介于二者之间的选择,由字到词语,到文章,再到"阐幽奥义""扬微道术"②,走的是与前者不太相近的道路。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神哲学,拓宽了学术的道路,那也是章太炎与鲁迅在民国期间无力完成的大业。

晚晴以来关于人的存在意义的思考,不断纠缠着几代学人。新文学的宗旨就是建立"人的文学",但这种新文学的建立,并非都是简单的创新。"温故""往古"也是文学家不能不做的工作。徐梵澄发现,五四后最有创见的作品,都是浸泡在古人传统的一种现代性的表达,故文艺的振兴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过去。环视中外,无论是尼采还是鲁迅,他们对于古代语言的敏感,使书写远离时代的流行色。没有对于古今文化对照性的书写,是不会发现今天的问题的。与鲁迅一样,不是以流行的语言表述思想,而是从古文有魅力的辞章里吸取养分,形成了厚实的述学文体,这是徐梵澄一直的自觉的选择。而在偶尔写下的散文与诗歌里,能以超迈的眼光,搜寻世间精神遗珠。所以在探求人类奥秘的过程,他也把有魅力的文字留给了学林。

二

古典学的研究要求人们对于人类早期语言的熟知和运用,通晓这些语言构成了对于今人的挑战。徐梵澄精通多种语言,他对于梵文、拉丁文、英文、德文的熟知使其思考问题的方式带有简古、通透之气。在诸多文章里,他一再谈及自己对于古典文献的喜爱,爱智成了其文字中动人的部分。

---

① 《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6 页。

② 孙波:《徐梵澄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32 页。

在介绍《薄伽梵歌》的时候,他就说:“《薄伽梵歌》行世,远在大乘发扬之前,淳源未漓,坦途无碍。既不以空破有,亦不以有破空,但使双超上臻;初未旋说旋扫,固曰无始无上之大梵,非有非非有是名也。”①他在古印度的文献里,窥见了神异的精神之光,那光泽让人在厄运里走出迷津,有自新的热流涌动。而后来在介绍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时,意识到古人哲学思想通透的原因,从中悟出诸多玄机。《玄理参同》中就指出希腊哲人非凡的精神表述方式,有向内与向外延伸的功能,“这归功于民族的优秀,其文字语言之精密。整个古代希腊语文,尽自古至今欧洲学者之努力,还有十分之三未能了解”②。此种现象恰也可以从孔子、老子的遗产中得以印证,故古人境界实有今人难以企及之处,而那奇妙的文体里的智性,我们在字里行间亦可感受一二。

品读古典文献,最诱人的是精神哲学的深。徐梵澄将此看成可以“证悟”的“内学”,而思想的获得,不能脱离于此的修炼。他喜欢谈智性,认为“人之智性,本至灵至明,不囿于耳目之知者也”③。无论古希腊、古印度还是古中国的哲学经典,都闪动着认知的光泽,有超凡之音。印度学者很早意识到了其中的特点,他们了解希腊多于中国,可惜很少注意到中国的经验。徐梵澄后来写《玄理参同》,其实是弥补印度学者的不足。这本书体现了他的哲学观与审美观,爱智的精神弥漫在辞章之间。他认为:“一般而论,能将幽晦底古典文字,用现代语解释得明明白白,而无任何牵强或臆断等弊病,是异常使人愉快的”④。他自己对于《五十奥义书》《论语》《老子》的阐释,就有几分这样的味道。对于这些古典文献的认知,徐梵澄也受到了印度学者室利阿罗频多的影响,主要是从异中看同,多中寻一。室利阿罗频多研究赫拉克利特的时候,将《薄伽梵歌》《五十奥义书》对比思考,见到远古智者的精神的相同性。他从尼采文本看到古希腊的影子,而古印度的思想对于尼采也有不可低估的参照意味。

语言之美向来渗透着智性之美。智性的表达有时候是反逻辑的。在言及古印度哲学时,徐梵澄看到了精神的盘绕行,可说与不可说间,形成了“幻有论”与“不可说论”。“真者常,非真者非常。‘大梵’为真为常,‘摩耶’及其所起假定皆存于‘大梵’中者,皆非真,故常变。然亦由吾人之经验得。——然则世界之相非真,非非真,非亦真亦非真,故‘不可说’”⑤。这并非语言游戏,而是在面对复杂存在的超线性因果的凝视之语,我们在后来的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经典文本里常常可以读到类似的句式,它对于矫正凡俗思维的偏执不能不说有着内在的推力。

在梳理古印度与古希腊辞章的时候,徐梵澄注意到了隐语、神秘语、口头语等传达的不同意义。与此对应的是自我、超我、神我等观念。这些不同风格的表达,有破除幻影的幽思,也多历史的灼见。词语的反俗性和破执性将人引入高妙的世界。域外古文明中,神话的因素多,中土相对稀少。但徐梵澄觉得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玄学代替神话,进一步到伦理化的文化模式,早已经克服早期文明的问题。而他从《周易》《礼记》《老子》中,已经看出早期思维里灿烂的思维之光。

中国传统学者研究辞章之学,已经论述到智慧之语的各种可能,乃从文字到文字,句子到句子,神秘体验与通彻之思是缠绕在一起的。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一切文辞学术,皆以章句为始基”⑥,而章句中的“原道”“宗经”之迹,是内容与形式有机一体的存在。辞章的背后是意义的显示,“字虽多而意不显,不能为之成辞也⑦”。辞不显意,字句再多也是问题。中国古人其实已经

① 徐梵澄译:《薄伽梵歌》,武汉:长江出版传媒、崇文书局 2017 年版,第 14 页。
② 徐梵澄:《玄理参同》,武汉:长江出版传媒、崇文书局 2017 年版,第 14 页。
③ 徐梵澄:《老子臆解》,武汉:长江出版传媒、崇文书局 2018 年版,第 135 页。
④ 徐梵澄:《玄理参同》,第 16 页。
⑤ 徐梵澄:《玄理参同》,第 70 页。
⑥ 黄侃注,吴方点校:《文心雕龙札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4 页。
⑦ 黄侃注,吴方点校:《文心雕龙札记》,第 133 页。

摸索出辞章的调适之法,刘师培对于“虚数不可实指”“倒文以成句”“同字同词异用”等“奥言隐辞”①的总结,也提供了与域外的文章文体的相近的经验。这些经验在徐梵澄那里,因为翻译的缘故,得以一遍遍的温习和体味。

对于那些通灵的语言和神秘体验的句式,徐梵澄颇为感动。他觉得中国儒家的某些文本具有类似的特点。所以在比较中外神思的时候,他特别注意到中国诗文里的创造性词语的辐射力。因为有意味的陈述会把精神引向形而上的路径。就中国文化而言,许多重要的学术表达的精神意象没有继承下来,实在是可惜的。

五四之后,传统诗学理念与哲学理念受到冲击,像宋明理学的命运,那些优劣同在的结构性话语方式的流逝,可能是一个问题。徐梵澄觉得,宋明理学在思维上有突围的功能,调动了汉文明的不断进化的潜能。他欣赏王阳明等人,和自己对于印度文化的体味有关。较之于印度教与佛教,儒家文化缺少的神思的缺欠,被理学家填补了。而理学家的语录里的辩证的、多致的词语,其实丰富了人们的表达。这也是他肯定他们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儒家智慧辩护,在徐梵澄后来文章中越来越多。他认为中国固有的精神逻辑与表达方式,比古印度与古希腊不差。在言及佛教与儒学的关系时,他写道:

> 大抵历史文字之用不外两汇:一记事,一记言。古史中言与事俱记,而一部《论语》,便可谓为最古之语录。子游、子夏之徒,在哲人既萎之后,收集同门同志多年的笔记,互相考订,加以编撰而成,开端便是“子曰”,与语录中开端多作“先生曰”,一般无二。或亦算“子曰”,则是尊称其师为子而非孔子。可见清人之攻击,乃是忘记了其起源,在这一点上,不是道家摹仿了释氏,而是禅师家摹仿了儒宗。②

徐梵澄礼赞儒家语录的智慧,是因为在言简意赅里的精神可抵达精神幽深之所。他在《孔学古微》里对于儒家精神包容而大气的描述,其实也是肯定了其格式的特别。孔子语言有平易易懂的东西,也多哲学的妙悟。这妙悟以平常之态出之,恰是平凡中的不凡,简约中的深奥。微言之间,散出广远之气,那是大可以与西方智慧比肩的。

所以,在不同文明的对比里,他没有丝毫的自卑,反而重新发现了母语的经验的闪光点。汉字与汉语有自己的系统,在摹情达意方面,自有别的文明语境里的辞章所没有的优长。而他喜欢以古朴的语言构建自己的辞章,也是深得古人精神的一种选择。

三

我们知道,徐梵澄的学术生涯始于翻译,他承认,鲁迅对于其译介思路的影响一直未断。他最初的翻译就颇有难点,受鲁迅指导,将尼采的作品译成汉文。这些诗化哲学的句子,让他对于近代思想的转变有了心得。后来受到尼采影响,他从德国哲学回到古典学,在古希腊、古印度与古中国的典籍之中寻找文明之基,翻译的范围扩大,而鲁迅的基本理念依然存活于其文本里。不过,我们细细分析他的文明观,后来与鲁迅越来越远,但辞章上,却有韵律的一致性。从翻译与写作看,贯穿其间的,有一个不断丰富化的辞章观念。他对于汉语言的表达有一个梦想,以简朴之语达幽微之意,在重温古典的过程,重新激活汉语的潜力。

五四之后,白话文确立了正宗的地位,文学创作里的俚语与口语的交织,给文学带来了活力。但古代人的经验被渐渐陌生化,作家的古文修养不及前人。在徐梵澄看来,惟有鲁迅在创作中保持了汉语里的古风,六朝文的色调与佛经的美质都渗透其间。鲁迅的辞章之美,在他看来与翻译实践有关,在面对尼采的作品时,用了庄子、列子的风格传达其意,未尝不是一种创造③。这对于他后来译介印度典籍颇多启示。徐梵澄用不同语体翻译古印度的经典,可谓用心良苦。

鲁迅的文章呈现的美质,是古今对话与中外

---

① 参见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 页。

② 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长江出版传媒、崇文书局 2017 年版,第 64 页。

③ 徐梵澄:《〈苏鲁支语录〉缀言》,《古典重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2 页。

对话的智性文本。他从先生的翻译与创作中发现了辞章创新的隐秘。鲁迅文章里的庄子语汇与佛经句式是隐含于词语背后的,而日语与德文的文法也镶嵌其间。他知道鲁迅怎样化尼采的句子为己用,又如何从古印度的译文里寻觅语言的法度。他认为《野草》许多篇什有古代与域外辞章的影子,《失掉的好地狱》有拜火教、佛教的因素,《复仇》乃《新约》意象的某些改写,《过客》则分明有尼采《苏鲁支语录》的痕迹①。伟大的思想者善于在词语的陌生化里建立观照世界的视点,而激活古老的词语和借用域外的作品重建精神语码,不仅仅是鲁迅那代人的任务,徐梵澄认为也是自己这代人的任务。

通晓多种域外语文的过程,发现了汉语与之不同的特征。希腊文"文法是世界语文中之最精密的一种"②,梵文则"所用的是见者的语言"和"所表之者是奥秘底语言"③,而"华文自有其特色,胜于西方语文"④。但就时态而言,也有诸多缺点,逻辑性亦不足。不过,他非常欣赏秦汉以前的文字,觉得"多含义丰富,而形式简朴;细加寻绎,其思绪条理,仍觉灿然"⑤。不同语言形成了各自有色彩的语文,每一种表述,都有可观的智性。在徐梵澄看来,好的语言是高妙暖人的存在。而这恰是鲁迅之后的白话文缺失的元素。

在大量的翻译里,他感到思想对话的惬意,但更重要的,是一种辞章的实验。他力求从不同风格的语言里对应翻译对象的特点,使不同精神的转化有一种弹性的空间。

《薄伽梵歌》的语言有妙不可言的地方,词语里透出精神的超然之气。徐梵澄以屈原《离骚》式的句式对应其词语逻辑,不是没有道理。不过,古印度诗歌里有许多玄学的东西,这恰是屈赋里没有的元素。《薄伽梵歌》的句式有陈述式,咏叹式,叠唱式和反转否定式。其哲思的神奇与后来出现的佛经有相似的地方,对于后起的佛门学人显然有很大的影响。细细分析其句式,当可见智性之高。比如反转否定式,就有精神盘绕的张力,尼采、鲁迅后来的表达也有类似的机智,徐梵澄于此看到了语文的一种互感。

晚年的徐梵澄在谈论东西方文明的时候,词语间不自觉有着梵文的辞章之影,在思考问题时,方法上有中土学者没有的跌宕之笔。但这些又非在域外语体的简单借用,从趣味和义理上看,孔子的智慧方式与老子的逻辑形式都隐含其间。他使用的是一种雅言,模拟古人的味道依稀可见。看得出,使用这种语言有两种考虑,一是在与远去的灵魂对话,并不在意今人的词语习惯。二是保留古典精神的本意,不使古人的韵致流逝。后者与马一浮的用意很近,都觉得语言方式古人为佳,后起的语言掺杂了诸多杂质。马一浮的语言就简朴古奥,六艺之学的背景多是灿烂的儒学朗照,以古人的思维方式接近古人,乃保持精神精粹的必要选择。这种选择的优点在于不迎合世俗,带动读者一起攀援精神的高地。缺点是与当代人的对话途径过窄,聆听其音者亦稀,颇多绝学之影。徐梵澄在知识界的名声不及季羡林大,可能是其文字的对话性功能被学识所蔽,鲁迅那种人间化的、在世俗里非世俗化的表达,未能继承下来。

不过,在思想的凝视的过程,他故意将鲁迅传统的这一点割舍掉,有自己的考虑。五四在面对大众启蒙时使用的词语是有其特定的意义的。但学人之语如果与作家之语重叠,没有区别,可能是一个问题。思想者一直在大众之外独立沉思,要有属于自己的词语格式。中国文化的衰落,可能与古人精神气质之中最迷人的气息的丢失有关。所以,在回溯古典学的时候,他竭力要寻找的就是古老的语言密码。在古印度与古希腊、古中国间的古文献里驻足探索,是今人不能不做的工作。

四

研究辞章之学的人已经意识到,一是翻译文

① 参见徐梵澄:《古典重温》,第 254 页。
② 徐梵澄:《玄理同参》,第 14 页。
③ 徐梵澄:《玄理同参》,第 32 页。
④ 徐梵澄:《老子臆解》,第 40 页。
⑤ 徐梵澄:《老子臆解》,第 183 页。

体催生了新的表达形式,二是超文体的抽象艺术体验也增加了审美的色彩。金岳霖早就指出,翻译有“意译”与“译味”分别。意译涉及意念和概念,“译味则非有艺术不行”①。所以翻译家的劳作也是艺术的劳作,而文章之道,除了思想的呈现外,靠的是辞章内在的美的支撑。

简朴之美,是徐梵澄的一种追求。在《老子臆解》的前言中,他说自己“求以至简洁浅显之文字,解明书中之义理,恰如其分,适可而止”②。其文章体制上乃眉批体、语录体和书话体的杂糅。思考问题时,直指要点。在他眼里,世上伟大的思想,都可以用明快可感的语言表达,中国古人的智慧便是一个代表。孔子以平常之语点拨世间万态,张口便有奇思飘来,那是悟道的快意。无论介绍域外思想,还是梳理故国经典,都以简单的词语为之,这些从《陆王学述》《古典重温》都可以看出。

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中国,智者以简言谈论思想,是普遍的现象。“知之愈多,言之愈寡;知之弥邃,说之弥艰;文之与道无殊致也”③。但简言也有深浅之分和高低之别,徐梵澄对于不同风格的简言都很欣赏,用最少的词语之点幽深之学,乃学人思维里特殊的传统。在晚年的写作里,他自己很看重《老子臆说》一书,以为自己许多思想都隐含在这本薄薄的小书里。此书研究老子思想,没有像前人那样过于铺陈,而是以心对心,感悟与推理俱在,沉思与想象悉存。老子的言说方式也被传染在语句之间,且常常有与柏拉图、释迦牟尼对话的冲动。在短短的辞章里指点古今文脉,其间流动的是思想的快慰。在他眼里,汉语的魅力之一就在于方寸间有恢弘之气,小而见大,乃思想家的伟岸之处。

在梳理中国学术史的时候,徐梵澄发现,儒家的优点是以平常之语说深刻之思。宋代与明代思想家就继承了孔子朴茂之语,灿然有广远之气。王阳明谈论天理与人欲,都是简单不过的句子,未尝有故作艰深的句子。这与佛门里的神秘顿悟不同,乃家常里的哲思。儒家的好处是以简约之语说广大之事,孔子之后,儒学越发复杂,门派纷呈。“到王阳明始有化繁为简,直返本源之功”④。好的思想不以涩语出之,此种境界也是作文者应当追求的境界。

幽玄之美,是徐梵澄的另一种追求。在其文章里,幽深的体悟之语常常出现。他在翻译《五十奥义书》后说,远古的经典,“诗歌灵感,哲学思维,宗教信忱,文字趣味,皆混一而未分”⑤。人类初始文献里的这种文体,在后来选择里渐失,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之事。而智者面对世界的言说,倘有此风格,亦为幸事。他在尼采、鲁迅的文字里嗅出远古的遗风,自己也暗习其绪。所以在许多文章里,一直有着古风流动。一语之中,多音慢转;几句之间,数意叠出。汉语的魅力,于此得以发扬光大。

在处理《薄伽梵歌》的词语翻译时候,他发现梵文里神秘之语多多,惟有楚辞可以对应一二。古印度的辞章里,有许多对于存在的神秘体验,不可思议之影和弯曲的时空里的灵思之迹,引人入高远的圣地。这里有《山海经》般的奇崛,也似楚辞《山鬼》一样神矣妙矣。类似的审美之意也传染了其写作。在讨论佛学与近代哲学时,不时有警语闪动,给复杂的存在一种特殊的注解。面对庄子、列子遗产时,也能以相关的白话文对应,使表达常常有出人意料之美。

无论古希腊还是古印度,思想者总有些特殊的语录,在徐梵澄看来“微妙玄达,深不可识”。那原因是词语无法抵达存在的根部,而多种意象叠加的缘故。他自己在研究上古文化和域外宗教的时候,也不自觉染有积习,借着古代诗文里的审美之思,直抒胸臆。年轻时代的诗歌里就多见盘旋之句,翻转摇曳里,庄子与尼采式的灿烂之思暗袭,精神不免也在隐喻里有了直逼人心的展示。

---

① 金岳霖:《知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813 页。

② 徐梵澄:《老子臆解》,第 3 页。

③ 《顾随全集》二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 页。

④ 徐梵澄:《陆王学术》,第 116 页。

⑤ 徐梵澄译:《〈五十奥义书〉译者序》,《五十奥义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 页。

繁复之美,也是其文章的特点。出入于儒道释诸家,得各种文明之荫,又独出胸臆,是其辞章上的重要之点。比如喜欢佛教的否定式语句,对于新文学的散文诗多加赏识,庄子的逍遥之气亦偶露其间。他的述学文字善于变化,有时平静如水,偶尔激越澎湃;时常哲思闪动,宁静里波光闪闪。他说鲁迅入乎佛学又出乎佛学,自己也是这样的。从容进入古典学的殿堂,又能返回母语世界,以世界眼光看历史旧迹,就多了五四那代人罕见的情怀。

中国古代辞章最有繁复之美的是老子与庄子无疑。在表达超俗思想的时候,他偶尔也能够化老子和庄子之语为之,谈《薄伽梵歌》的思想时,与老子哲学对比,见到相似之处,他的表述也随之见出老子辞章的痕迹:

> 进而观其最相合者,曰为无为,事无事。夫曰为无为者,非块然无所作,偷视息于人间者也。不动于欲念,不滞于物境,不着以私利,不贪于得果,不眷于行事,不扰于灵府,以是而有为于世,即所谓为无为也,终至于有为无为,两皆无执焉。皆歌中之义也。而其于宇宙人生之观念,有一要义曰等平。土块、金、石、大国、小鲜,在彼道流,相去奚若?如是者,奚其白,奚其辱,奚其不足,奚其不刍狗万物?如是者,微妙玄达,深不可识。①

中国古代辞章里,汉赋善于排铺句子,一唱三叹中直指思想的中心。我们细看徐梵澄的文章,汉赋的影子也时常在其文章中出现:

> 佛教传而人生观踵之再变。自是葆真遐举,削发披缁。澹情累于五中,栖心神于遐外,浮世之乐既非乐,有生之哀亦无哀,由此忧悲苦恼始稀,常乐我净之说皆入。而其弊也,则浑沦浩瀚之真云凿,深纯朴茂之德泽亏,博大光明之气象阴,笃厚善良之风谊薄矣。②

汉赋在今天学人述学文本中已经不再多见,五四前后的学人尚有此等功底,后来已经十分稀少。环顾百年间的学者与作家,大凡通晓汉代语言者,多为研究者,作家与之反而隔膜。但研究者多将词语僵化地使用,没有用点石成金的本领,遂使述学文字日趋枯槁。徐梵澄是有书写野心的人,学人本色与诗人之趣兼备,精神内悟的过程也是审美的过程。如果没有这种诗性的元素,其哲学思考与文化思考的内在的丰富性与有趣性,也将大大地减弱。

五

沉浸于母语写作的徐梵澄,对于国故的各种文体都有心得。中国智慧的特点一是在文上,一是在诗的领域。而诗与文在气脉上是一体的存在。古典学研究也可以说是诗学研究。"《诗》学作为我们的城邦学的门径,不仅见于与其他各经的关系,也不仅见于《诗》的义疏四家,因为,既然'收言语、政事、文章之效',那么,后世发为议论的子书,记载政事的史书和发乎心志的文章和诗,也都当归宗《诗》学——用今天的话说,《诗》学是'国学'的基础和源头,中国古典诗学的骨骼"③。晚年的徐梵澄曾有《蓬屋诗存》行世,其中《蓬屋说诗》一文,对诗文之道有了深入的阐释。《蓬屋说诗》关注到孔子诗学观念的一些问题,带出许多异于五四学人的感觉,也与王国维那样的顿悟不同,除了体味古代诗词的妙处,还多了对于近代诗文的对话。他礼赞新派诗人,也欣赏陈散原这样的旧式人物。注重章太炎传统,同时对黄晦闻也多同情。早年的尼采式的叛逆之句有之,儒家敦厚辞章亦多。从审美的趣味看,他对于各种流派都有心得,不像明清学人那样耽于一种气韵的写作。他写鲁迅时,文字里有血的蒸汽,可是言及同光时期诗人,则柔情暗生,诗趣全不见德国近代以来的峻急之风。《蓬屋说诗》对于反士大夫气的诗文多有喜爱,但那些士林里的悠远之音则被其礼赞有加,其眼光有别人没有的亮处。

我们知道,他在文明观上是一个多元主义者。并不排斥各种流派的对立。根据赫拉克利特的观

① 徐梵澄译:《薄伽梵歌》,第 19 页。
② 徐梵澄译:《薄伽梵歌》,第 17 页。
③ 刘小枫:《重返古典学》,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4 页。

点,万物统一于一,多通于一①。域外文学如此,国内流派亦当如是观。在这个思路下,徐梵澄的诗词观也非传统的士大夫之论,而在讨论词语的运用时,他既注意文学内在规律,也重视外在规律。比如他对于“时代精神”的论述,就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传统,而在具体言及意象的表述时,则回归到传统诗学的理论中。不过在论述百家时,又能自辟蹊径,未被古人诗话的模式所囿,谈出许多有温度的诗学感受。

旧体诗承载的精神十分丰富,只在一个层面讨论问题不能得到问题的实质。他对于近代文学有自己的特别见解,革命党与遗老的诗文都能得以冷静的体味,超越流派的审美静观里,有远离时代冷思时代的妙笔。似乎不喜欢从热闹里去寻找话题,于冷僻之处悟出诗之玄机,阅之让人爽然。比如他特别看重诗歌中的“契会”之意,文章写道:

> 吾人生活于识境中,见色闻声,皆自觉性之妙用也。诗人扩大其知觉性至与众生万物同体,有所契会,——即古人所谓“会心”,——发之声诗,其感人也,宜固其然。则非但闻声观察,即虫音竹间,亦起感兴。散原老人有《枕上听蟋蟀》一绝云:“雨歇窗櫺漏月明,凉痕满屋夜凄清。啼秋蟋蟀重围合,换去承平是此声”。②

“契会”的感觉,乃内觉的幻化,是诗学里有趣之点。但“契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呼应,还有对陌生之所的捕捉与发现。徐梵澄就是一个会发现的人,他于《苏鲁支语录》里看到德语的第三条路,在《薄伽梵歌》中嗅出“超上神我”的气味,从孔子语录深处得通达之意。他不觉得孔学与希腊思想的对立,也反对佛教和基督教的相隔。钱锺书当年期待的那种打通古今与中外的实践,徐梵澄是领略很深的。所以,对于人间各自不同的文化路向持欣赏的态度,从不在原教旨的层面思考问题。而他的诗学理论则有宽厚之风,比如他有一种“得体”之论,“青年不作老耄语,僧道不作香艳语,寒微不作富贵语,英雄不作闺彦语……如此之类。譬如人之冠服,长短合宜,气候相应,颜色相称,格度大方,通常不侈不俗,便自可观。是为得体。不必故意求美。善与美,孔子已辨之于古。诗要好,不必美。如书如画皆然”③。这种看法,已经远离尼采、鲁迅之趣,回到了孔子的中和之音里。但又非腐儒对于孔子诗学僵化的考释,灵动之气蔓延,诗话的语境拓展了许多。

徐梵澄在诗论里一再提及马一浮,对于此一硕儒倍加赏识。他认为马一浮的诗学思想乃正途里的奇音,不似一般士大夫那么偏至。彼此对于审美理念的思考,多有暗合之处。他们都喜欢古典学里的精华,不屑于中古之后的文章之道与诗歌趣味。从词语的源头梳理审美之道,便多了古风里的智慧。但他并不都同意马一浮以学理代替诗学的思路,比如,马一浮谈诗歌艺术时说:“言乎其识,有史有玄”,徐氏则以为,“感属情识,史属思智”④,还是细细辨析为好。在徐梵澄看来:孔子与佛陀的经验里有许多好的东西值得探讨,不必把文学归于“玄”与“史”中,他似乎更欣赏鲁迅那种文史哲兼通的精神漫步。

与马一浮一样,徐梵澄认为先秦的诗文自有价值,其精神遗产不能得以彰显是今人的过失。但徐梵澄认为今人理解孔子的诗学观存在问题,孔子诗学理念中的“正人伦”“正风化”自有其不朽的价值,但诗的功能不仅仅在此,非政治化的表达也是其中应有之义⑤。徐梵澄意识到儒家诗学理论是有丰富内涵的,在好的作品里,远“陈言”,去“俗调”,创新才是诗人的真正意义的劳作。他发现,古诗中有不同内容与格式,每一种辞章的表达都有自己的限定。所以对于马一浮简单化理解

---

① 徐梵澄:《玄理参同》,第 7 页。

② “双桥南街”乃黄晦闻《中秋》之句,原句:“十年北客惟伤乱,双桥南街不断声。”徐梵澄欣赏黄裳对于该诗的理解,以为文学作品并非都没有社会关怀。陈散原的诗与黄晦闻的诗都有寄托,故不能以旧式遗老视之。见徐梵澄《蓬屋说诗》,载《蓬屋诗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3 页。

③ 徐梵澄:《蓬屋诗存》,第 229 页。

④ 徐梵澄:《蓬屋诗存》,第 236 页。

⑤ 徐梵澄:《蓬屋诗存》,第 235 页。

古代诗歌的特点略有不满,其对于诗歌的多样化的理解,是与同代人判然有别的。新儒家是从古代讲到今天的,徐梵澄则由今天回溯到古代。不仅仅从中国人的视野讨论问题,而是从域外哲学的参照里重返先秦诸子,就多了新儒家们没有的亮点。而他的诗话,则峻急之语深藏,宽厚之情弥散,说出学林未有之言。早年在印度工作时,他就说过:

> 尝叹两汉经师及古天竺论师,家法师承,守之弗失。非特其学朴茂,抑其人皆至深纯,雍容大雅。余于诗学实有所受,然早逾检括,有忝传承。季少优游,不勤于力,中间颇求西学,近复摩挲梵典,盖未尝专意为诗。于今偶读师门前辈之作,高华清劲,貌不可攀,向使煖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其成就或不止于此。风雅之道,如何可言。间尝闻之古之深于诗者,温柔敦厚而不愚,学诗亦学为人之道,斯则拳拳服膺,有以自期。①

现代以来的诗话,多是在新文学背景里展开的。顾随《驼庵诗话》,俞平伯《读诗札记》等,五四的语境起了很大作用。徐梵澄不是这样,他跳出了那代人的话语方式,其文字在不同语文的经验里浸泡过,在母语中既寻先秦余绪,又得晚清之风,思想衔接五四,而趣味则不定于一尊。我们近代以来有此风范者不多,惟其如此,他的文字的珍贵,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诗文中的辞章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文章学的技术问题,其实与修辞一样,“是一种意义实践活动”②。中国文化的精华之一,就是文字的表达过程里的诗意与智性。所以,我们整理徐梵澄的思想时,从重视其辞章领域价值的过程里,也温习到其精神哲学的轨迹。徐梵澄的一生在“通经”与“见道”中抵达思想的幽深之所,其文章之新也带出思想之新。中国学者治学,多以思想的发现而被引用,但鲜有因语言之优雅、玄思之深切而被人注意。作为思想者和学者,倘还是一个文章家,且在辞章方面给人新奇之美,那是精神世界超凡之力使然。在享受思想快乐的时候,也把辞章的美贡献给世人,这也是人们对他怀之、念之的原因之一。

Intelligence and Poeticness in Xu Fancheng's Rhetorical Concepts

Sun Yu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fluenced by Lu Xun (鲁迅), Xu Fancheng (徐梵澄) built his own rhetorical concepts in his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classical studies. H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intelligence (智性) and poeticness (诗意) in the ancients' articles, and uncovered hiddenness in their writings. Especially through the discovery of beauty in Confucianist rhetorical concepts, Xu gained confidence in writing by using his mother language. The cultural heritage discarded by some scholars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as brought back to his reconsideration. In his practice of the register of various languages, Xu used subtle words and expressions and showed openness. He adjusted the conciseness, mystery and complexity in ancient Greek, Indian and Chinese languages into new styles in different language variations. In his dialogs with modern poets, Xu presented his new poetic concepts and ideals by way of transcending the new cultural context.

Key words: Xu Fancheng (徐梵澄), Lu Xun (鲁迅), classical study, rhetorical concept, poetics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徐梵澄:《蓬屋诗存》,第 2 页。

② 耿占春:《诗的修辞与意义实践》,《诗刊》2018 年 11 月下半月刊。